

外文學門的故事與重生[#]

單德興*

一、書懷與憶往

先從一則個人的小故事說起。

1972年，我是大專聯考乙組（文組）考生，當時的作業程序是先填志願、再考試。我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專聯考考生，非常慎重其事。母親把公私立大學乙組科系名稱各寫在一張小紙條上，數量上百。母子二人就在南投中寮國小日式宿舍榻榻米上，參考前一年的分數，排列志願順序，多次反覆挪移。雖然天氣燠熱，但不敢開電扇，唯恐吹亂紙條。

我高中英文成績較好，而且嚮往父母親的教書生涯，因此第一志願填寫公費的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接著便從國立大學的英文系（或以英文為主的外文系、西洋語文學系）填起，直到私立大學的英文系都填完之後，再回過頭來填寫國立大學其他學系。這一方面顯示我們不清楚如何選填志願，渾然不知填在私立大學之後的國立大學科系均屬無效，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從事基礎教育的父母，依循教育理念，尊重子女的興趣與抉擇，並在關鍵時刻給予必要的關懷與協助。聯考放榜，就讀省立南投高中的我，以第三志願考上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從此開啟我的外文生涯。

我就讀政大時，適逢余光中老師擔任西語系系主任，除了熱心提倡校內多項英文與文藝活動，並順應風潮，銳意革新。當時盛行新批評（New Criticism），著重文學的內緣研究與文本的獨立自主（autonomy），強調細讀（close reading），分析作品裡的張力（tension）、反諷（irony）、弔詭（paradox）、象徵（symbol）等。時任臺大外文系主任的顏元叔老師為新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在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老師支持下，大力改革臺灣的英美文學教育，如開設「文學作品讀法」教導學生如何閱讀文學，英美文學史的教科書由文學史綱改為文學選集，為了提升學生的中國文學素養，奠定比較文學的基礎，將中國文學史列為

[#] 本文初稿承蒙張錦忠教授與王智明教授過目並提供意見，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必修。一時之間風吹草偃，許多今天視為當然的事，在當時實為大膽創舉，在教學與研究都發揮了重大影響，英文系／外文系為之耳目一新，以致有「朱顏改」之說。¹

由於各校英語教學基本上由外文系負責，許多學校都有自編的英文讀本，於是這股外文教育的改革之風便藉由新編讀本而擴及整個校園。以往讀本主要目標是語言學習，此時則希望具有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的作用。臺大外文系成立六人編輯委員會，朱、顏兩位老師都是成員，負責選文與註釋，於 1970 年出版 *20th Century English Reader* (《二十世紀英文讀本》)，將數十篇選文分為文學、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四類，以符合臺大身為綜合大學的需求。編者在〈我們的編輯政策〉(“OUR EDITORIAL POLICY”) 開宗明義指出幾項特定目標，首要的就是「大一英文課程是博雅教育的課程」。² 文末強調，「這是教授大一英文的新實驗，至少在國立臺灣大學的歷史上如此。我們希望這本教科書能為初入大學的學生提供扎實的知識食糧，以便他們能有一個良好的開始，成為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並且在語言方面能成為熟練的英文讀者……」³

這股重編大學／大一英文讀本之風發揮了重大影響，政大西語系余光中、中興外文系齊邦媛、成大外文系馬忠良等系主任，各自針對該校需求新編英文讀本。余老師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指出：「我是受他（顏元叔）的影響。早年的大一英文課本編得不好，把它當作一種純語言的課本，不太強調人文深度，其實大一英文、大一國文應該是變相的 liberal education [博雅教育] 的教材才對。」⁴ 余老師不僅為 *University English Reader* 撰寫〈前言〉(“Foreword”)，並另撰〈從畢卡索到愛因斯坦——《大學英文讀本》編後〉發表於《中央日報》，說明讀本的緣起、特色與意義。⁵ 他明白宣示自己的理念：

¹ 強化外文系學術訓練與理論能力的結果之一就是學者增加，作家減少，一反先前余光中或白先勇的情形——當時外文系出身的作家多於中文系。

² 原文為 “the Freshman English course is a course for liberal education,” *20th Century English Reader*, 7th edition (Taipei: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9), 未註頁碼，筆者中譯。

³ 原文為 “This is a new experiment in teaching Freshman English, at least i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 hope this textbook will provide solid intellectual food for the beginn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o that they may have a good start in becoming truly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that in the matter of language they may become competent readers in English...” *20th Century English Reader*, 未註頁碼，筆者中譯。

⁴ 單德興 (2018)。〈回顧臺灣英美文學界——余光中教授訪談錄〉，《英美文學評論》32 期，頁 123-148，引文出自頁 140。

⁵ 余光中 (2012)。〈從畢卡索到愛因斯坦——《大學英文讀本》編後〉，《聽聽那冷雨》，頁 127-129，臺北：九歌。

我一直認為，大學的英文讀本，應該一箭雙雕，不僅旨在提高學生的英文程度，更應在課文的編選和闡揚上，擴大他們的見識，恢弘他們的胸襟，鍛鍊他們的美感，並且鼓舞青年特有的旺盛的好奇心。新編《大學英文讀本》，對於課文的要求，除了內容的深度和時代性之外，強調的正是這種興趣的多般性。三十三篇課文，以內容而言，有詩，有散文，有文學和藝術的論述，也有教育、哲學、歷史、生理、太空、宗教與科學等等的文章。至於作者的陣容，從蕭伯納到佛洛斯特，從濟慈到希區考克，從愛因斯坦到畢卡索，更是多采多姿，並不限於英美的大師。(127-128)

齊邦媛老師在《巨流河》中回憶在中興大學新編英文讀本的往事：「我主編的大一英文新課本取代了幼獅公司出版的大一課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責。但是我剛剛讀書歸來，對英美文學的基本教材曾認真研究過，也搜集了相當多的資料，確知學生不能再用陳舊的標準選文，須加上二次大戰後的文化各領域新文章，幸好獲得多數支持（包括學生）。」⁶

馬忠良教授接受筆者訪談時提到，為因應成大學生不願使用行之有年的英文讀本，外文系組成七、八人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兩位美籍教師，各自遴選文章，經委員票選決定後，進行編註《大學英文讀本》(*College English Reader*)，在開學前出版，由於是新的選文，獲得學生接納。⁷

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將余老師主編的 *University English Reader* 以英漢雙語新版《余光中的英文課》重行問世，適值原書出版半世紀。筆者在書序〈一代中文大師的英文博雅讀本〉中指出：「本書可謂余光中有關大學英文讀本理念的『嘗試集』，在其他〔三位〕編者協力下，廣搜博納，悉心編排，仔細批注〔註解〕，以響應〔回應〕教學的需求、時代的演變、學風的轉化、教育的目標，遂成為余光中所有中英文出版品中獨樹一幟之作。」⁸

筆者在分析全書架構之後寫道：「全書始於經典的定義與功能，接著重視文字與修辭的作用，經由廣泛的藝術引入詩論，繼而賞析英美詩作與短篇小說，再進入面貌繁複、具有文學性與啟發性的散文，銜之以英文重新閱讀、詮釋的中華文學與文化經典，總結於中西文明的比較與批判。細讀各篇固然開卷有益，總體觀之更見結構有機，井然有序，前後呼應，體現余光中如何透過語文

⁶ 齊邦媛(2009)。《巨流河》，頁 387-388，臺北：天下文化。

⁷ 單德興(2022)。〈馬忠良教授訪談錄〉，臺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館，2022年11月21日，未出版。

⁸ 單德興(2023)。〈一代中文大師的英文博雅讀本〉，余光中編著，《余光中的英文課》，頁 iii，北京：商務印書館。

學習達到博雅教育的理念。」⁹此書於五十年後以英漢雙語新版在海峽彼岸再度發行，不只為了懷舊或紀念余光中，更重要的是再現寬闊的人文視野，以昔日博雅教育的典範，激發當代的想像與創新精神。

半世紀前，臺灣經濟條件落後，文化視野狹隘，外語資源稀缺，外文系／英文系成為眾多莘莘學子優先選擇的志願，掌握外語能力有如打開面向世界的一扇窗，方便取得國際資源，不僅開拓視野，增長見聞，而且未來發展空間廣闊，不論就業、深造或改行，都有方便之處。因此在文學院中，外文系往往成為大多數人的首選，我的志願選擇就是一例。

二、現況與反思

曾幾何時，由於人文學科衰退，語文學習環境變遷，英文能力普遍提升，加上考招變革、多元入學，以及少子化衝擊，外文系的吸引力不再，在大學考招的志願序與報到率逐漸下滑，在各學群中分發入學的缺額比率最高，外文研究所碩、博士班報考人數屢創新低，甚至無人問津。此外，在 AI 盛行的時代，機器翻譯能力突飛猛進，是否要投資那麼多時間與精力於外文學習，又是一大問題。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即將主辦的「外國語文學系的危機與轉機」高峰論壇，便邀集外文系資深教授與行政主管集思廣益，謀求對策。¹⁰

其實類似的問題以往便已出現，應處的方式有些來自學門本身的反思與革新，如前文提到的課程改革與讀本更新，有些則是回應學門外的質疑。楊牧於 1975 年發表的〈外文系是幹甚麼的？〉與〈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便是探討外文系、文學院、人文教育與大學教育的定位。¹¹晚近王智明《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的〈結語 讀外文系的人〉中提到的諸多問題，包括「外文研究如何與臺灣社會互動，發揮影響？〔……〕作為外文系的學徒，我們身上究竟銘刻了什麼樣的歷史，得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和業力？」¹²，外文人都不容迴避。

質言之，今天外文學門至少面臨三重危機：本科系的危機，人文學科的危機，以及 AI 對人類的普遍挑戰。茲事體大，絕非區區一篇短文或一場論壇所能

⁹ 單德興，〈一代中文大師的英文博雅讀本〉，頁 viii。

¹⁰ (高峰論壇系列十一) 外國語文學系的危機與轉機，2024 年 3 月 15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線上同步)舉行，相關資訊參閱：https://www.ihs.ntu.edu.tw/web/events/events_in_01.jsp?lang=tw&np_id=NP1708505349446。

¹¹ 兩文撰於 1976 年 5 月，可視為姐妹作，收入楊牧(1977)，《柏克萊精神》，頁 157-160 與 161-167，臺北：洪範。

¹² 王智明(2022)。《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頁 449，臺北：聯經。

處理，而必須念茲在茲，隨著主客觀條件的演變而思索、因應。此處謹提供個人的初步想法，以期拋磚引玉。

首先，認清現況與學科目標。外文是接觸異文化的窗口，外文系是所有科系中既以「外」又以「文」為目標的科系，因此凡有心要擴大視野，開拓胸襟，在專家學者指導下了解異國的語言、文學與文化，相較於其他科系，外文系理當更能同時兼顧這些效益。外文教育絕不僅止於學習外國語文的一般能力與實際應用，否則很可能是浪費時間與心力，培養會被 AI 取代的人。

去年新聞報導，「觀光署在松山機場以及野柳遊客中心設置 AI 智慧櫃檯，可以即時翻譯，輕鬆接待外國遊客，讓溝通無礙」，便是正在發生的事。¹³ 而語言與文學、文化息息相關。外文系老師當初的養成教育就是由文字、文本進入文學與文化，正可以其專長與經驗傳授給學生。既然目前 AI 已能進行一般的外語教學與翻譯，不願被 AI 取代就必須認知外文的教與學不再局限於語言，而是藉由語言進入文學與文化的層次，並維持永遠領先 AI 一步，使 AI 成為協作的工具，而不是主宰。

其次，體認學科特色與定位。外文系的看家本領就是文本閱讀，也就是咬外文、嚼異字，推到極致的當屬王文興老師的「王式教學法」。¹⁴ 這種幾乎是手把手式的細讀法，透過師生之間的密切互動、腦力激盪，「疑義相與析」，把文本閱讀發揮得淋漓盡致，難怪上過他小說課的學生都印象深刻，終生難忘。王老師進而主張，這種精讀法「才是真正吸取西洋文化的祕方。」¹⁵ 雖然「王式教學法」隨著他的逝世已成絕響，但那種細讀的工夫與互動的效用，至今依然為人津津樂道，也可提供教學的參考。

細讀文本，詳加解析，繼而將文本置於文學與文化的脈絡，進行不同層次的解讀，不僅理解字面上的意思，也探索發掘不同層次的意義，凡此種種都是外文學者可以發揮的長處。筆者近年提倡文字、文句、文本、文學、文化與文明的「六文」之說，用意便在透過閱讀文字媒介，層層深入，以期達到博雅教育的目標。相較於其他人文學科，外文學門更需要老師的引領。一般討論未來不易為 AI 取代的行業中，帶有溫情、密切互動的教師穩居其中，何況是講授具有高度專業的異文學與異文化的教師？而接受過這種調教的學生多少會受到潛移

¹³ 歐芸榕、彭耀祖（2023）。〈松機與野柳設 AI 翻譯櫃檯 提供中英日韓即時翻譯〉，《公視新聞網》，2023 年 12 月 5 日，<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70016>。

¹⁴ 單德興（2023）。〈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王式教學法」——紀念王文興老師〉，《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電子報》，44 期「王文興老師紀念專輯」（2023 年 11 月），頁 21-24。

¹⁵ 王文興（2013）。〈認同與創新之路〉，《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王文興新世紀讀本》，康來新編，頁 109，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默化，養成對文字的敏感與敬重，賞析文學的愛好與素養，甚至將此閱讀素養與解析能力活用於視／聽文本與其他資訊，終身受益。

第三，回歸文學的基本面，思索文學的性質與作用。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 第九章指出歷史與文學之別在於：前者寫已發生之事，後者寫可能發生之事；前者寫特殊性質者，後者寫普遍性質者。此說雖嫌粗疏，卻扼要凸顯了文學的特色，包括想像力、虛構性、或然性、創造力與普遍性。至於文學的目的，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在《詩藝》(Ars Poetica)中寫道：「詩人的願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愉悅，同時對生活有幫助。」¹⁶ 由於文學具有愉悅作用，使人願意親近，從而受益。在專人引導的情境中閱讀外國文學，容易發揮更大的效用，使其有別於歷史、其他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遑論數理科學與生命科學。喜愛者固然可以專修，其他人也可作為雙主修或輔系，增進文字與文學素養，加強分析、表達與溝通能力，不論在職場或人生都可受益。

近年來筆者多次受邀演講，對象除了外文系學者、研究生與大學生，也包括社會人士、非外文系大學生、高中人文社會資優班與國中生，希望分享閱讀之樂，散播文學的種子，發揮「文普」的作用。為了吸引不同背景、興趣的聽眾，我都會藉由故事引導聽眾進入情境，闡明「說故事」對職場與人生的重要，反應頗佳。我在結論時都會強調故事之用與文學之益：

- 說故事是打動人心、傳遞訊息的利器。
- 文學作品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 文學家透過敏銳的感受，精巧的文字，適當的技巧所寫成，再現了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存在狀態與應對方式。
-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省視古今中外的人生處境，觀察形形色色的人性，拓展個人的生命經驗，啟發多元寬宏的視野，增長同理心，培育敘事力，發揮反思與淑世的功能。¹⁷

第四，透過經典文學閱讀賞析，培育跨領域軟實力。筆者在擔任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顧問時，正籌劃推動「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吳靜吉顧問在會議中極力主張敘事力、創新力與利他精神的結合。後來該計畫的徵

¹⁶ 楊周翰譯(1997)。《詩藝》，頁 15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字稍有修訂。

¹⁷ 單德興(2023)。〈說故事·觀疫情·創新生〉，臺北大學生涯發展與心靈成長歷程課程 PPT，2023 年 11 月 9 日，頁 92。

件說明中，揭示其目標在於「以培養學生具備綜合敘事、多元想像及問題解決能力，鼓勵大學校院運用跨領域合作、場域實踐為策略，發展以利他精神為核心、多元敘事為載體的創新課程機制及模組。」¹⁸ 其中「敘事」涉及故事，「多元想像及問題解決能力」涉及想像力，「利他精神」則涉及同理心。雖然其他學科也能培養這些能力，但可同時兼顧學習異語言、異文學與異文化，又能拓展視野與胸襟，並培養出上述多方位的軟實力，還有什麼比得上閱讀外國文學的寓教於樂，在老師指導下愉悅學習？

三、文普與期待

本文以故事始，也以故事終。

去年底我應黃大魚文化藝術基金會之邀，參加「校園悅聽文學之旅——經典賞析活動計畫」，前往宜蘭東光國中演講〈大家來讀《格理弗遊記》〉。面對六百多位國中師生演講對我是空前的挑戰，於是殫精竭慮，多方思索演講內容與呈現方式。當天現場目睹七至九年級的學生，如何從入座之初的浮動，到藉由聽故事、觀賞影片與圖片逐漸進入狀況，專心聽講，有獎徵答更是欲罷不能。事後學生們各抒己見，將閱讀與聽講心得發表於校刊《東光好讚》，¹⁹ 配合活動照片，充分令人感受到故事與文學的魅力與感染力。

我自 1970 年代初進入外文系，見證了外文學門的熱絡盛況與風風火火，觀察並參與其一路發展，也目睹當前的重重困境與亟思振作。個人認為若能從語文連結到文學與文化，凸顯在 AI 來襲時刻此學科的專業性以及不可取代，讓人們體認到不論作為專業或多元興趣、斜槓人生的一支，外文學門所具有的特色、作用與意義，可望看到浴火重生的一天。

臺北南港

2024 年 3 月 12 日

¹⁸ 參閱教育部全球資訊網，「教育部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110 年度徵件起跑」，即時新聞，2021 年 3 月 9 日，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45F6AEDD9EB8800B。

¹⁹ 參閱宜蘭縣立東光國民中學網頁「東光好讚」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2MjqzfaJbB7OvpActt-4FANst2_Iv4s，26 期（2024 年 1 月 5 日），〈一起暢遊文學〉，頁 2-3。